



南唐后主的悲情人生
一代词帝的爱恨情愁

李煜词传

梦里不知身是客

浪漫古典
人物卷

经典词作
唯美解读



俊雅 著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李煜词传
梦里不知身是客

俊雅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煜词传: 梦里不知身是客 / 俊雅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3
(浪漫古典行. 人物卷)
ISBN 978-7-5354-8966-1

I. ①李… II. ①俊… III. ①李煜(937-978) — 传
记 IV. ①K827=4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0653号

责任编辑: 张远林

责任校对: 陈琪

封面设计: 周佳

责任印制: 邱莉 刘星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40毫米×970毫米 1/16 印张: 17.5 插页: 1页

版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30千字

定价: 32.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一 乱象·帝王·宿命

003 乱世风雨

009 一池春水

015 谁主沉浮

021 奈何天意

二 浮生·迷梦·闲愁

029 耽溺

035 阴柔

041 闲愁

047 迷梦

三 初见·相知·相思

055 执子之手



060 瑟瑟在御

065 情深不寿

071 我心悔如

四 两销魂·定三生·无限恨

079 画堂南畔见

085 此情须问天

090 相看无限情

096 还如一梦中

五 流年·飘摇·倾覆

105 半壁江山

110 末日狂欢

116 醉心佛陀



122 仓皇辞庙

六 前尘·昨夜·此刻

131 问君能有几多愁

137 满目河山空念远

143 流水落花春去也

150 人生长恨水长东

七 李后主·纳兰容若·仓央嘉措

157 错位

162 真诚

168 色空

174 孤独

附录 李煜词集

183 闲情卷

199 闲适卷

207 大周后卷

218 小周后卷

228 宫廷卷

239 兄弟卷

249 降宋卷





Chapter 01

乱象·帝王·宿命



Chapter 05

乱象·帝王·宿命

道统盛衰钗横鬓乱，人文关怀
余温缕缕，几代星月繁华的艺术匠
心难免空遗宣德名炉沉潜的紫光；
政统摇落的一瞬间，桃花扇底斑斑
的泣红宣示的岂止是媚香楼上佳人
的伤逝。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狄更斯的这段话，可以用来描述任何一个乱世。

包括，从盛唐气象的巅峰上跌落下来，摔得四分五裂、乱象纷纭的五代十国。

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国——吴国、南唐、前蜀、后蜀、闽国、楚国、南汉、南平、吴越、北汉，闹哄哄，一个个你方唱罢我登场，或是来不及等待别人唱罢，就已经粉墨登场了！

最短的只存活了11年，最长的也不过60余年。

这次第，怎一个“乱”字了得！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正如有了汉之大一统，便有了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纷乱的华丽血时代。有了大唐之大统，便会有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接踵而至。

五代十国，这是怎样的一个乱世啊！史书说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



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方是时，废君如吴越，弑主如南汉，叛亲如闽楚，乱臣贼子无国无之。”

欲望如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哪怕你渐行渐远，它依然不折不扣地生长着。

这是希望之春，人们面前有着各种可能。鼓起欲望的风帆，你就可以一往无前，上路。你可以叫它理想、梦想，也可以叫它疯狂、野心。它让一无所有的人热血沸腾，也让已经拥有的人想拥有更多。

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你怎样费尽心思得到的，你也将怎样失去。甚至，何时失去，你都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那些隐藏在心里的恐惧会在时间中变成柔软的绳子，将人们捆住，让人窒息。

没有信仰，没有未来，只有拼着命将能攫取的攫取。人们放弃忍耐和矜持，尽情满足着自己的种种欲望。这场景，就是末世的狂欢。

纷乱的末世，有太多人想要将自己的名字铭刻在时代的印记上。

李昇就是成功地将名字铭刻在时代印记之上的人，他是南唐的开国之君。

在成为南唐国君之前，他只是一个出身卑微的小人物，如同一粒草芥，一颗风沙。

李昇小名彭奴，8岁丧母，父亲李荣在战乱中不知所踪。他自幼便在濠州、泗州一带流浪。

一个被父亲、母亲遗弃的流浪儿，当同龄的孩子承欢父母膝下时，他却不知道蜷缩在哪个角落里，瑟瑟发抖。他不知道明天的食物在哪里，明天的寄身处在在哪里，明天的自己又会漂泊到哪里，生命之舟颠簸在乱世的狂流汪洋之中，随时都有可能倾覆。也许，当他在夜幕下闭上眼睛的时候，早已不敢奢求，是否还有机会睁开双眼，看到明天升起的太阳。

他见惯了世人的冷眼，也见过太多太多的悲欢。一颗心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般在寒冷的冬夜中祈求一丝丝爱的荣光与温暖。可是，有谁会倾听一个流浪儿内心的呼告呢？

那个颓败的破庙，是唯一让他感到温暖的地方。

累了，困了，躺在那里，听雨声的哀泣，听钟声的孤鸣，看夏夜的繁星，



观秋天的满月，整个天地只剩下自己，仿佛也只是属于自己的。此时的他，竟然感到了一丝丝快慰。

敏感如他，卑微如他，又如何？幼小的他，在生之艰难中，眼神中却流露出一种异于常人的坚毅与冷静，那背后，仿佛有一团激情的火在熊熊燃烧着，只需要一点触媒，一个机会。

转机出现了。

公元 895 年，南汉杨行密攻打濠州，遇到了彭奴，将其收为养子。但是，杨行密的儿子们却不能容纳彭奴。杨行密只得将彭奴交给部将徐温抚养，取名徐知诰。

史书给人提供的只是骨架，却没有血肉。

我不知道，世上浪流儿何止千千万，杨行密为何单单只遇到了彭奴，且将他收为养子？杨行密的儿子为何又偏偏不能容下这个彭奴？不知道，一切都不知道。

或许，这是命运。命由天定，命里注定这个叫彭奴的流浪儿会与南汉的君臣相遇。

但我相信，吸引杨行密的，一定是他的眼神。

一种充满生之欲望的眼神，一种涌动在冰山之下的生命力，一种与他年龄不相符的坚毅与冷静。它有一种慑人的力量，让人不得不靠近。

自此后，他的身份变了，不再是一个无父无母的流浪儿，而是南汉赫赫有名的大将徐温的义子，并且，他有了自己的名字——徐知诰。

人的一生，要走很多很多路，重要的却只有那么几步；人的一生，要认识很多很多人，重要的却只有那么几个。成功者与失败者的区别，也许就只在于他们多走对了一两步路，多认识了一两个正确的人。

年幼的彭奴，尚不知道什么是规划，如果被收养更多依靠的是冥冥中的神秘力量，是命运。收养之后，则要靠他自己了。

命运，命运，命固然是由天定的，可运很大程度上是自造的。

人世的艰辛，给他苦难的同时，也给了他敏感和坚定，给了他成长的力



量，给了他经受磨砺的强大内心。

从他与徐知诰这三个字联在一起时，他就下定决心，要让这个名字留在历史的册页中。

他深得徐温夫妇的欢心，因为他早已在独自承受生之艰难的磨砺中懂得珍惜，懂得观察，懂得忍耐，懂得感恩。他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让自己强大，无论是吟诗作赋，还是武学造诣，都是出类拔萃的。他知道自己一定要对得起徐知诰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是他重生的转机，也是见证。他知道自己将穷尽所有，去捍卫它。

可，他内心的最隐秘之处，又常常有一个声音在提醒他：这不是你真正的名字，寄人篱下，认他人做父亲，就像是背离了自己的根。不要忘记了自己的血脉中流淌的是李家的血液。

大唐，不就是姓李吗？

或许自己血脉中还有着皇家贵胄的因子，史书上没有记载，而他在内心里却不知暗示了自己多少次。

这种隐隐的欲望，让他在竭尽忠诚的同时，也在不失时机地寻找着一切机会让自己强大些，再强大些。野心的种子一旦播下，总会有发芽的那天，一切只是时机而已，时间的早晚而已。

22岁，他同徐温一起，开启了他辉煌的戎马生涯。

战争给了他证明自己才华的机会，很快他便因赫赫战功而被升任为升州刺史，在治理升州的任上，又赢得了极好的口碑。文治武功，都崭露头角。

这一切让养父徐温渐渐惶恐不安了，更让徐温的长子徐知训妒恨交加。

徐温知道，让别人强大，就意味着让自己毁灭。更何况，这个叫徐知诰的养子，与他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血缘关系。即便是有，在这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人鬼宗庙皆失秩序，道德伦理土崩瓦解的乱世当中，也无济于事。

像大多数人一样，他选择了打压排挤。一边要用他，一边要防着他、牵制



他，让他在羽翼丰满之前臣服于他。他将徐知诰调离升州，自己亲任，且将亲生儿子调至扬州，暗地里牵制与扬州一江之隔的留守润州的徐知诰。

徐知诰，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压抑守护着潜藏在内心的野心，一直在忠诚与背叛之间游离。他知道，即使没有养父及其长子的打压，自己也会走上那条路——称王称霸。在这个乱世里，欲望狂欢，人人都想分一杯羹。而养父徐温的狭隘，哥哥徐知训的骄横，只是助长了他野心的爆发，加快了他自立门户的步伐而已。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举动让他有种解脱的感觉。

不用担着忘恩负义的道德枷锁，在野心与青史留名的欲望之途上，自由驰骋。

很快，徐温长子徐知训莫名死去。是有人布了局，撒了网，还是其他？不得而知。

很快，傀儡王杨缵继位后，徐知诰升为淮南节度使并留守扬州辅政。

君权牢牢控制在徐氏父子的手中，或是徐知诰手中。

徐知训死后，徐温的儿子中更无人能及徐知诰，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只老虎越来越强大。

而自己呢？更是垂垂老矣。虽有心，却无力。日薄西山的暮气与旭日冉冉的朝气比起来，自然少了得天独厚的底气。

更何况，这个旭日，有着坚定的野心和与野心相匹配的才华。

他得军威，也得民心。

文能安邦，武能治国。

在他的协理下，不到10年，江淮地区繁华富庶。

皎皎明月，何枝可依？江南才俊之士，冲着徐知诰的声望，纷纷归依。这当中，有名垂青史的《韩熙载夜宴图》的主角韩熙载，有日后成为南唐元老的江文蔚、卢文进、常梦锡等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

大丈夫立于人间，活着应该怎样站着，死去应该怎样躺下去？



养父徐温早已不是他的对手，而傀儡王杨缵仍然是横亘在他走上巅峰、称王称霸之途上的一座道德壁垒。

人生天地间，忽然而已。随着韶华的流逝，当年鲜衣怒马的青年才俊已近知天命之年。不能再等了，他也等不起了。撕下温情的面纱，劈开道德的壁垒，在通往权力与野心的路上，谁不是双手沾满鲜血？

公元 937 年，他被一群忠心耿耿的谋士，名正言顺地推上了权力的顶峰。

自此，徐知诰死了，取而代之的是李昇。

他如愿以偿地选择了自己的姓，如愿以偿地为自己涂抹上一层神圣的光环。他要告诉天下人，天下本是李家的天下，他，只是实至名归，顺应了天命而已。

自此，五代十国的舞台上，有了一个南唐，并在后来成为它们当中的佼佼者。

南唐，定都在南京。他自认为延续了唐朝的正统，称自己为南唐。

盛唐的青春豪放颠倒了多少苍生，政治的挽歌一旦化为山河的呜咽，传统唯美意识终于款款隐进末世的风雨长亭；道统盛宴钗横鬓乱，人文关怀余温缕缕，几代星月繁华的艺情匠心难免空遗宣德名炉沉潜的紫光；政统摇落的一瞬间，桃花扇底斑斑的泣红宣示的岂止是媚香楼上佳人的伤逝。

五代十国的乱世中登场的南唐，将宣示着怎样的命运呢？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

李昇即皇位只有七年，便去世。

草创粗制的南唐，偏安江南一隅，在经济上已属富庶了。

皇位之争，从来都是血雨腥风，中主李璟的继位却风平浪静。他是皇长子，在父亲去世前三年被立为皇太子，父亲去世那年，他二十八岁，顺理成章地嗣位南唐。

在弑主弑君弑父如家常便饭般的五代十国，李璟的嗣位正常得让人难以置信。历史的真相，永远罩着面纱。或许，只是当时的那个舞台太过混乱，太过无序，人们无暇记下来当时他继位的情形，稗官野史上也没有。

这个驾驭着南唐的年轻君主，将带领他的群臣和子民，驶向哪个方向呢？

并不是所有的皇帝，所有处在权力巅峰上的人，都会在青史上留名。

有的皇帝，虽然在史册上留下了名字，但那只是一个符号，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是缺席的。

为了自己的在场，为了逃脱作为一个句点被一笔带过的命运，很多皇帝也要煞费苦心地做一番事情。流芳千古是一种选择，遗臭万年也是一种选择。

李璟，这位初登皇位者，也想做点什么。

保大二年（公元944年），登上皇位的第二年，李璟便迫不及待地伐闽。



历时共三年，灭了闽国，并为清除其残余势力，大费周章，不得消停。

保大六年（公元 948 年），援后汉而招纳后汉之民。

保大八年（公元 950 年），开始征南楚，前后历时三年，将马氏家族全部迁往金陵，并设节制史辖制南楚。

灭闽国和南楚后，南唐的国土扩张到了极致。

指点着万里江山，这份他父亲没有取得的荣耀，在他手中变成了现实。他不只是守成之君，也会开疆拓土。我想，此时此刻，他的心头肯定会爬上几分自得之情，自己，总算对列祖列宗有个交代了，总算没轻慢了历史，总算不是历史长河中的沧海一粟了。

只是，他的雄心和激情在慢慢消退。他的眼光，或许永远也不想越过南唐的那片国土，抵达更为遥远的地方。分裂割据的乱世中，他只想在偏安的基础上，尽量扩大自己的国土，至于天下一统，恐怕他从没有做过这样的梦。

那个大梦，对他过于狭小的心来说，太奢侈。

他不敢挥霍。

于是，在强大的后周入侵下，他们的结局只能是：节节败退。

保大十三年（公元 955 年），周侵淮南。他还想着积极抗争。

保大十四年（公元 956 年），周主亲征，败中主十五万众于滁州。滁州地势险要，临近淮水，四周环山，易守难攻，这是南唐的一道天然屏障，一旦攻破，金陵就岌岌可危了。

李璟信心的微光几乎熄灭殆尽。他的部下弃城的弃城，反叛的反叛。恐惧驱使着他。他知道，他要放下尊严，放下欲望，安安分分地做一个顺民，守着南唐这个旧梦，或可以苟安下去。

他派人给周世宗送信，称愿意献出贡赋，以兄长之礼侍奉，周世宗不搭理。

他说他自动取消帝号，改李璟为李景，以避周世祖郭璟的讳，周世宗不搭理。

他派使臣进献犒劳周军的牛五百头、酒二千石、金银罗绮数千，请求割让寿、濠、泗、楚、光、海六州给周，请其撤兵，周世宗不答复，并扣其使臣。